

歷史與空間

茶農老羅

張桂輝

茶香勝酒，茶農堪敬。老羅積忠，便是萬千茶農中的一個。我與老羅，原本素昧平生，所以印象頗深，因了茶，緣於茶。

「茶之為飲，發乎神農氏。」茶是世界三大飲品之一、中國「傳統八雅」之一。始於4,000多年前神農時代的茶文化，折射出中華民族悠久的文明和禮儀。

茶之香，堪比酒。「酒困路長惟欲睡，日高人渴漫思茶。」這是蘇軾《浣溪沙·簌簌衣巾落澗花》一詞中的兩句；「寒夜客來茶當酒，竹爐湯沸火初紅。」這是宋朝詩人杜耒，描寫在寒冷之夜，熱情的主人，燒爐煮茶，以茶代酒，招待客人的詩句。清酒對飲，茶可獨品。正所謂一書一茶一心境，清似蓮花不染塵，身在凡世非浪子，逍遙自在賽天人。

茶，起源於中國，盛行於世界。世界各地飲茶習慣，都是從中國「引進」的。史料記載，中國茶葉最早向海外傳播，可追溯到南北朝時期。當時，中國商人在與蒙古毗鄰的邊境，通過以茶易物方式，向土耳其輸出茶葉。隋唐時期，隨著邊貿市場的發展壯大，加之絲綢之路的開通，中國茶葉以「茶馬交易」的方式，經回紇及西域等地，向西亞、北亞和阿拉伯等國輸送，中途輾轉西伯利亞，最終抵達俄國及歐洲各國。時至今日，茶已躋身世界三大飲品之列，全球產茶國和地區，已發展到60多個，飲茶人口超過20億。2019年11月，聯合國大會宣布，將每年5月21日設立為「國際茶日」，用以讚美茶葉的經濟、社會和文化價值，促進全球農業的可持續發展。

茶大致可分為六類：綠茶、紅茶、烏龍茶、白茶、黃茶、黑茶。白茶，是福建的傳統特種外銷茶。福建省南平市建陽區漳墩鎮，有兩三百年的產茶歷史，是中國貢眉白茶的故鄉、小白茶的發源地。漳墩的「貢眉」「壽眉」，為全國獨有白茶品種，暢銷東南亞各國及港澳台地區。1984年，在合肥全國名茶品質鑒評會上，其貢眉被授予「中國名茶」稱號。初夏的一天，在建陽區機關幹部李詩雨等的陪同下，專程前往漳墩，探訪茶農老羅。

漳墩鎮，位於建陽區東部，距建陽城區50千米，是閩浙路程最短的一條古商道的必經之處，

與松溪、政和、浦城、建甌三縣一市接壤。漳墩鎮屬原中蘇區縣，既是閩北革命的策源地，也是閩北從土地革命到解放戰爭時期少數幾個紅旗不倒鄉鎮之一，還是歷史悠久的產茶區。車到漳墩，從鄉道到村道，再拐進不足3米寬的「山道」，來到杭下村一座山腳下。單家獨戶，與茶為鄰的羅積忠，早早等在家門口。進了他家寬敞的大廳，我們一邊品茶，一邊聊天。高中文化的羅積忠，個頭不高，體形偏瘦，不單精神，而且健談。

老羅煮的白茶，茶湯清澈，茶香撲鼻。我呷了一口：「你這小白茶，稠潤甘和，名不虛傳。」聽了這話，老羅臉上露出難得的自豪：「漳墩小白茶，名氣雖然不算大，但它卻是白茶的鼻祖。」這話不假。清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年），漳墩南坑村蕭氏兄弟，從當地小白茶群體品種中選育出良種，始稱南坑「小白」，亦稱「白毫茶」。據《建甌縣志》記載：「『白毫銀茶』，出西鄉，紫溪二里（今建陽區漳墩鎮、小湖鎮）……」

「你們家有10餘畝母小白茶基地，這是不多可得的綠色聚寶盆啊！」我的話音剛落，老羅用帶着遺憾的語氣說：「我家原有30多畝300年的母茶樹。上世紀八十年代，一斤小白茶，只賣6毛錢。那年，一氣之下，被我挖掉三分之二……」聽了這話，我說出當年自己曾經編過的幾句順口溜：「改革開放前，茶葉不值錢。擺攤沒人要，賣茶走後門。」品味着香氣清純濃郁的小白茶，我試探地問：「三十年河東，三十年河西。現在的小白茶，應該很好吃吧。」「還好。我家10畝母茶，每年能做100多斤茶葉。批發、零售，足不出戶，就賣光了。每年茶葉收入，有10多萬元。」老羅微笑着說。

老羅屬馬，五十有七。在農村，這把年紀的人，早就當爺爺了。老羅35歲才成家，獨生兒子還在讀高中。我端起茶杯，望着老羅：「你是晚婚楷模！」「哪裏呀。我也想早點成家立業。可是，那時家裏窮得叮嚀響，哪個姑娘願意嫁給我？」老羅說罷，露出一絲腼腆的微笑。是呀，閩北山清水秀，林茂糧豐。可是，曾幾何時，許多老百姓，過着窮日子。無怪乎，民間曾有「捧



茶農老羅與妻子做茶既精且誠。 作者供圖

着金飯碗要飯吃」之戲言。

莊稼一枝花，全靠肥當家。莊稼如此，茶也一樣。老羅做茶，既精且誠，積德為要，忠厚為本。他告訴我們，自己種的是「有機茶」，不光不能打農藥，就連肥料也有講究——不能用圈養的牛羊糞。圈養的牛羊，吃的飼料中，帶有添加劑、抗生素等。因此，老羅放着附近養牛專業戶白送的牛糞不要，寧願捨近求遠，到隔壁的建甌農村去買100斤12元、野外放牧的羊糞。「每年單是買羊糞和菜籽餅等，加起來都在四五萬元。」他說。

誠實為本，信譽是金。近幾年，福建農林大幾位教授，先後慕名前來參觀，被老羅的「良心茶」所感動。北大陳教授實地參觀後誇獎老羅：「你既種茶，也種誠信！」老羅表示，不會改變初衷，還要堅持下去。

位於老羅家門前的小白茶母樹園，是我國現存已知樹齡最老的白茶母樹。為了保護茶樹，周邊建起圍牆。當我們走近圍牆門口時，一塊長方形紅色牌子上寫着：「福建科技計劃引導性專案《閩北貢眉白茶原產地茶葉種質資源篩選復壯和利用研究》」等幾行白色小字，中間是一行黃色大字：「閩北貢眉白茶種質資源圃」。

進入小白茶母樹園，一群羽毛光澤、色彩不同的雞隻，不約而同衝了過來，似在歡迎我們的光臨。「這是什麼雞？」老羅半是玩笑半認真地說：「這是戰鬥雞。牠們的任務，是配合滅蟲燈滅蟲。」老羅種茶之用心，由此可見一斑。置身園內，放眼掃描，一派綠意盎然，滿園生機勃發。剛採過春茶的茶樹上，又萌出一些嬌嫩的新芽，有的還是紫色的。「這麼好的茶葉，為什麼不採呢？」「快入夏了，不採可以讓茶樹更好地休養生息。」

老羅愛茶，也愛幫人。在茶園裏，隨行的鎮領導告訴我：「老羅自家富起來後，樂於幫助鄉親們。不單本村村民、周邊村鎮，就連一些茶企，他都有求必應，無償提供技術指導……」聽罷這話，我對着老羅，豎起了拇指。

豆棚閒話

青絲

飛翔的生活

朋友圈有人發視頻，小孩過10歲生日，父母讓孩子用跳傘和復活，以一種非同尋常的強度和勇氣，令人感嘆世事變化之巨大迅速，為不同時代的人提供了不竭的精神養分。

我在一生年齡時，別說坐飛機跳傘，城市上空連客機都很少見，偶爾看到一架，小夥伴們就會興奮地指向天空，提醒其他人快看。若是晚上，飛機的夜航燈在天空一閃一閃發出微弱的紅光，更是難得一見的景象，小孩子為了多看一會，常在地面上追逐奔跑。我那時候剛開始學英語，每次看到飛機，就會高聲「秀」新學到的單詞：「飛機——PLANE！」唸的時候，每個字母間隔有致，音調抑揚頓挫，使之成為一條頗為押韻的順口溜。

過去我們認為，只有出國的人，需要漂洋過海，才會坐飛機，如果只是內地城市之間往來，坐火車就可抵達，完全沒有坐飛機的必要。這種觀念一直保持了很多年。少年時代聽陳慧嫻的流行歌曲《夜機》，我就理解不了歌名的意思，以為是指「夜後的機會」。以我貧乏的想像力，無法想像外面世界的人，乘飛機就像坐的士一樣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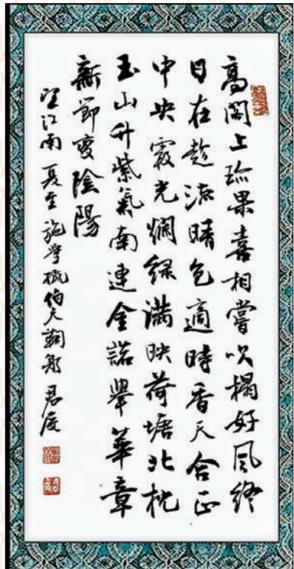
其後民航客機開始增多，但乘客僅限於公職人員，購買機票需要單位開介紹信，以資證明身份，普通人是沒有資格乘坐飛機的。這種情況直到1990年代才有所改善，乘飛機的門

檻被放低，個體戶出門採購或洽談生意，也能坐飛機了。但過去的航線是以大城市或旅遊城市為主，連接中小城市的航線仍然極少。1993年，我有急事到瀋陽出差，當時我居住的城市僅有一條飛廣州的航線，省內也沒有直飛瀋陽的航班，我只能坐火車到桂林乘飛機，飛到北京後再買車票轉往瀋陽。那也是一次夜機，體驗過後，我才明白很多人是不怎麼願意乘夜機的，稱之為「紅眼航班」。但對於當時的我来说，一切都是那麼新鮮，不僅不覺辛苦，還可以盯着窗外黑漆漆的天空看一個晚上。不僅是我，許多人第一次坐飛機，都像劉姥姥進大觀園，為此鬧出過不少笑話。有朋友在一次聊天中很慚愧地說起一件事：他過去乘飛機上洗手間，看到一疊印有花紋的精美紙巾，拿了兩張放到口袋留作紀念，後來才知道，那是一次性馬桶墊紙。還有兩個朋友結伴乘飛機，一人故意捉弄對方，空姐給每一個乘客送來免費飲料，他假裝掏錢包，另一人以為飲料必須花錢買，也趕緊掏錢給空姐。

到今天，飛機已成了市民跨城市出行的主要選擇，甚至小孩子都可以飛到高空用跳傘來慶祝生日。這種變化其實也就是瞬息之間的事，但經歷過昔日歲月、保留有過往記憶的人，會明顯感覺到時間已在自己身上留下了痕跡。

詞度墨香

詩：施學概 書：梁君度



望江南·夏至

施學概（伯天）鞠躬

高閣上，珍果喜相嘗。吹榻好風終日在，趁涼晴色適時香。天合正中央。

霞光爛，綠滿映荷塘。北枕玉山升紫氣，南連金諾舉華章。新節變陰陽。

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九日

來鴻

羅大佳

白衣征程

4月，草長鶯飛的季節，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肆虐神州大地。上海疫情爆發，愈演愈烈，大有蔓延到全國各地的趨勢。全國醫療衛生系統緊急動員，號召各地馳援上海。

31歲的左文科是雅安職業技術學院附屬醫院檢驗科醫生。這位中等個兒，滿臉含笑的年輕人，4月3日凌晨零點半接到通知，早上7點鐘就出發了。離開家門的時候，2歲多的兒子和懷孕5個多月的妻子還在熟睡之中。四川援滬醫療隊到達上海已是晚上8點。飛機降落在浦東機場，隨後坐上大巴車前往目的地。從浦東到徐匯，昔日繁華的街道，如今寂靜得只剩霓虹燈在閃爍。到達酒店後，入駐，開會，學習儀器，熟悉實驗室规章制度，忙完這一切，已是凌晨1點多了。

剛到上海，疫情就來了一個下馬威，酒店同一樓層有外來客人出現了疑似症狀。上班沒幾天，單位的保安和工作人員也出現了感染。這讓左文科他們感到病毒很近，風險就在身邊。但他們沒有被危險嚇住。

分配給左文科他們的任務是做核酸檢測。工作的實驗室離駐地有一個小時的車程。現代化的國際大城市，醫療儀器應該很先進的，但疫情之下，為了提高檢測速度，能用的儀器都用上了。他們的儀器以半自動為主。特殊時期，實驗室質量要求非常高，標本量大，全程無死角監控，每一管標本狀態要有紀錄，每一步操作都非常規範。一向樂觀的左文科，也感到十分緊張。

新的工作環境，新的儀器設備，新的實驗流程，一切都需要重新學習。由於酒店

裏不能串門，大家只有趁着去實驗室的路上，在車裏開會、學習，探討怎樣快速適應。

上海疫情前所未有地嚴重，每天的工作量都很大。左文科他們與時間賽跑，與病毒爭秒。每天在實驗室工作7到8個小時，不上廁所不吃飯，也許別人覺得不可思議，但緊張的工作氛圍中，時間也就一晃而過，經常一抬頭天就亮了。由於檢測時手要不斷擰開樣品管的蓋子，時間一長，手上的泡都被磨破，但大家沒有一句怨言，繼續工作。

實驗室儀器設備多、空間窄，可走動的範圍小，傳遞物品時只好停止手中工作，舉過頭頂傳遞，疲憊和飢餓時常挑戰着身體的極限，大家相互鼓勵，憑藉頑強的意念繼續戰鬥。一次上夜班時，雨一直下着，下到天亮也沒有停歇。由於實驗室條件有限，他們只能在外面淋着雨脫掉內層的工作服，穿着被汗水和雨水浸濕的衣服回酒店。

上班路途較遠，作息沒有規律，回到酒店已是凌晨2點多了。如果是夜班，回到酒店差不多就是第二天早上10點左右。如果實驗室出現特殊情況，回到酒店補一覺就已經下午了。因為沒有雙休，對星期幾也沒有多少印象，有時候家裏人打電話來時，才想起今天是周末。

除實驗室工作外，左文科是雅安隊的院感感控員之一，主要任務是負責駐地環境和通勤車輛的消毒、駐地人員核酸採集、在實驗室負責巡視和提醒各位隊員的生物安全。這些工作，主要是要保證整隊的駐地生物安全，避免不小心被感染。

左文科所在的雅安隊還承擔了整個酒店

的物資分發工作。一次是下班回來，看見酒店門口停了一輛運送物資的郵政大貨車，這輛車是從成都過來，專門給四川援滬醫療隊運送物資來的。看到來自家鄉的車輛，左文科心裏熱乎乎起來。一抬頭，看到來時窗外才冒翠綠的樹，如今已是枝繁葉茂。左文科這才感覺到來上海已經一個多月了，他多麼希望上海疫情早日結束，早日回到家鄉。

5月13日是四川援滬醫療隊返回四川的日子。早上，中央政治局委員、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同志親自到酒店送行。看着曾經戰鬥過的地方，左文科感到了依依不捨。

回到四川都江堰隔離4天後，左文科忽然接到了支援廣安鄰水抗疫的通知。雖然還沒從上海抗疫中緩過勁來，但他還是義無反顧地出發了。

在鄰水，左文科他們接手廣安最大的實驗室，每天的標本檢測量在8萬管左右，最多的一天，他們組做了3.6萬管標本。工作的時候感覺到汗水在一滴一滴往下滴，出來從頭到腳沒有一處是乾的。雖然辛苦，但有了在上海抗疫的經驗，工作起來也算得心應手。

壯士出征，再次凱旋。鄰水疫情結束，左文科他們回到雅安。剛下車，就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在呼喚他。回頭一看，原來是雅職院附屬醫院的領導，受雅安職業技術學院黨委委託，專門等候在那裏接他。想起戰疫的日子裏，學院黨委和醫院領導對他及家庭的關心關愛，那一刻，激動的淚水從左文科眼眶裏流了出來。

風起，逆風而行，風停，平安歸來。白衣戰士左文科，兩個多月的時間裏，深深地感受了肩上的職責和生命的意義。

浮城誌

潘新日

六月，驕陽似火

日頭紅着臉的時候，屋子裏就開始了一天的悶熱，如漸行漸近的火。早上，父親推開門，看着東方的朝霞，興奮地叫我們到南坡收麥。我知道，一天的苦戰就要開始了，心裏無形中掠過一絲畏懼，貪戀清晨的舒適，但農活不等人，只得頭腦懵懵地跟在大人後面，搖搖晃晃地走進麥田。

父親彎下腰，飛舞着鐮刀，我卻感覺鐮刀一點都不快，割不動麥子，就咧着嘴艱難地砍着。當然，父親是不在乎我的艱難的，他只顧自己埋着頭，「呼呼」地割麥，謙卑地向每一穗麥子鞠躬，任汗水「嘩嘩」流淌，打濕他的衣服，打濕他經過的每一寸土地。我知道，在父親心裏，豐收的喜悅，早已掩過勞累的苦悶，在糧食面前，他感覺不到。父親把我甩出好遠，我磨磨蹭蹭地總也挪不出窩，那些麥子，就是我的敵人，怎麼都打不敗。勞動的艱辛，磨練的不僅是體力，還有意志。

日頭由紅變白就是它放火的過程，這時，已不是熱那麼簡單，還有暴曬。在麥子面前，在太陽底下，我們都是被蒸烤的對象，它們蒸烤的是麥粒，我被蒸烤的是汗水。陽光流火，炙烤着大地，煎熬着我的內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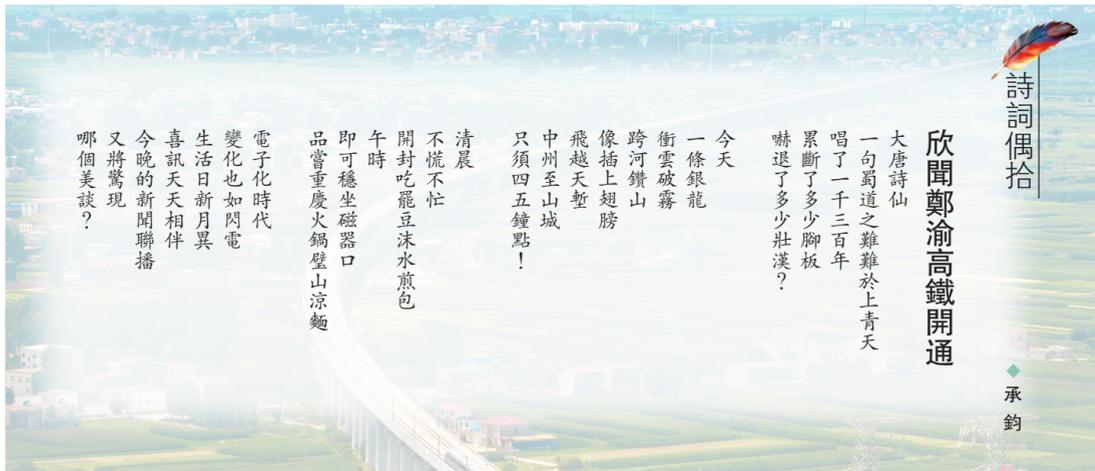
安靜的麥地有了聲響，麥子炸裂的聲

響，草籽炸裂的聲響，這些聲響和着揚起的微塵，還有麥子的味道，在烈日般的空氣裏瀰漫，可以聽見自己喘着粗氣的聲音，這是勞動的聲音，多少帶點無奈和絕望。

六月的火，總是靠着勞作者的後背，把每個人的汗水蒸乾，在上衣上結着一層厚厚的鹽霜，這些汗水的結晶，結着收割季節的夢想，還有辛苦。直起身的那一刻，可以看見麥穗上奔跑的風。其實不是風，是烈日下，微微泛起的蒸汽，一波接一波在風裏扭動着，搖擺着，一層一層的亮波，走進空氣裏。

中午是最熱的時候，何況還要在麥地裏揮舞着鐮刀，熱浪之下，汗水都來不及流出來，就直接在毛孔上結成了霜，用手一摸，可以摸到細小的鹽顆粒。可是，在成熟的麥子面前，搶收是這個季節的命運，任何一個種田人都要拚命去搶收一年的口糧，這些糧食，充滿着誘惑，更帶着火。麥子收完，秧苗就該上場了。驕陽下，父親開始犁田、耙地，又帶着我們把秧苗插上，此時，六月的火在水面上顯得無力和蒼白，它們只好乖乖地繞着水面行走，帶走一絲清涼。

真怕麥地裏的火，閃爍的麥芒就像燃燒的火焰。驕陽似火，站在麥地，麥子是奔跑的火苗……



欣聞鄭渝高鐵開通
大唐山仙
一句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
唱了一千三百年
累斷了多少腳板
累退了多少壯漢？
今天
一條銀龍
衝雲破霧
跨河鑽山
像插上翅膀
飛越天堑
中州至山城
只須四五鐘點！
清晨
不慌不忙
開封吃罷豆沫水煎包
午時
即可穩坐磁器口
品嚐重慶火鍋壁山涼麵
變化也如閃電
生活日新月異
喜訊天天相伴
今晚的新聞聯播
又將展現
哪個美談？

詩詞偶拾

承鈞